

机村史诗IV

荒芜

阿来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机村史诗IV

荒芜

阿来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荒芜 / 阿来著 .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 2018.1

(机村史诗)

ISBN 978-7-5339-5090-3

I . ①荒… II . ①阿…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7825 号

策划统筹: 曹元勇

责任编辑: 曹元勇 王 青

封面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

责任印制: 吴春娟

荒芜

阿来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25 千字

印张: 7.375

插页: 5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090-3

定价: 37.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荒芜

001

事物笔记：脱粒机

195

人物素描：自愿被拐卖的卓玛

205

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受奖辞

215

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

——代后记

225

荒 芜

刚刚解放，驼子就成了机村党支部书记。因为他当过红军。

红军长征经过附近草原时，驼子负伤流落下来。他在草原上流浪了一些时候，很快，深秋的寒风就把他从草原逼向稍微暖和一点的山区。隆冬时节，他流浪到了机村，从此就在这里呆了下来。他并不是天生的驼子。当年，他左边肩膀被炸伤了。受了伤，又没有地方治疗。伤口溃烂，化脓，长蛆。直到冷天来临，寒冷使细菌们不再活跃，他的伤口才慢慢愈合了。

跟人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个个英勇坚强的红军不一样，他是一个特别经受不住疼痛的人。

他的驼背也跟自身的软弱有关。他歪着脑袋，走路时小

心翼翼地佝偻着腰，为的就是不牵扯到肩胛上的伤口。伤口愈合后，长拢的肌肉牵扯着使他的身体永远保持着那样一种奇怪的，让人看起来十分吃力的姿态。这个可怜人，他的伤口里还残留有炸弹的碎片。天气不好的时候，这些碎片常常使他肩背红肿疼痛。每到这时，他就会可怜巴巴地像一个女人一样大声呻吟。

机村人一直都把驼子当成他正式的名字。

但从过去土司的领地上成立了乡政府，他也成为机村支部书记那一天，谁再叫他驼子，他就不爱答应了。他第一次对机村人说出自己的大名：林登全。也是从那天起，他随身多了两样东西：半截削好的铅笔夹在耳朵上，贴身的旧军装口袋里装着个小本子。有人再叫他驼子，他就露出不高兴的神情，一把拉住人家，把铅笔放在舌头上舔舔，每一笔都写得非常使劲，最后小本子上终于出现三个歪歪斜斜的汉字。他把本子伸到人家鼻子跟前：“我的大名叫林登全！”

大部分机村人都叫不好这个汉语名字。

于是，大家就叫他新得的官衔。官衔加上姓也不好叫，就叫书记。这么一叫，驼子听了，可真是眉开眼笑。他笑起来，平常总含着担心或提防神情的眼睛里，就会露出孩子般天真的喜气洋洋的神情。

就是看了这个眼神，机村人都说，其实，这个人是个心地不坏的人啊。

解放前，他在机村老老实实做人，从来不提自己的经历，现在解放了，做了村支部书记，情形总还是有些不一样了，看到地里庄稼长势好，天气也不错，伤口不作怪，他的心情就好，他就会吹吹牛了：“知道我为什么当红军吗？就是为了当家作主。”

他的意思是，机村如果是个家，他就是这个家的主人了。

但是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他一提起这个话头，机村人倒把这个人当初那可怜巴巴的、连魂魄都快聚拢不到身体里来的样子记起来了。他来到机村那么多年，先是给头人家当马夫，侍弄那些漂亮的骏马。修理蹄铁，刷洗皮毛，晚上起来，往马槽里添料加草。某一年，头人从土司官寨议事回来，给他带回来一个汉族女人。这个女人叫骆氏，在土司官寨附近那个夏天聚拢冬天消失的帐篷市场上帮着丈夫打理一份小生意。夏天，他们进山到藏区来，深秋，又回到汉区去。但是，这一年，流年不利，她丈夫生意受了大损失，躺在帐篷里不吃不喝，死了。这个女人，安葬了丈夫，却不敢回乡，因为出来做生意，本钱都是借来的。于是，这个叫骆氏的女人就随头人来到机村成了驼子的老婆。女人年纪比驼子大。具体

大多少，并没有人去深究。一男一女合在一起过日子，年纪的大小不是一个太值得关心的问题。

真的，要是驼子不说那些什么早就想着要当家作主的话，大家都不会讨厌他。但他不小心露出这么一种得意来，倒让大家把这个可怜人的一切都记起来了。

大家记得，驼子到机村不久，伤口就愈合了。他盘旋着死神灰色阴影的脸上，慢慢泛出了红润的光芒。他也慢慢学会了机村的语言。当他磕磕巴巴地回答主人的询问，和村里别的人的问候的时候，他脸上的红润，仿佛是种羞怯的光色。机村这一带地方，人们见了面，除了互相问候，都要作一个“告诉”。这个“告诉”相当漫长。两人从上次见面到本次见面之间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事，碰到了什么样的人，都要一一历数。这个人说，那个人听。这个人说完了，又听那个人说。

驼子在作“告诉”与听“告诉”的时候，总是特别地耐心。这样的耐心是一种特别的礼数。所以，他有一个好名声，就是听“告诉”时，礼数特别周全。当然，他作“告诉”有些单调。他会讲本地话，但那些本该生动的話，经他的舌头讲出来，就成了一种没有表情的东西。他的“告诉”内容也特别单调。他不走亲戚，不做小生意，不上山打猎，不到别的村子去游走，也不跟任何人发生任何纠葛。他“告诉”的内容，

永远是牲口，还有土地。他谈土地，是头人给他带回来一个女人以后的事情了。

开始，他拒绝头人给他的女人。

头人想，这可能是出于汉人某种客气的缘故。头人听说，汉人也是像藏人一样很讲客气的。客气也是他们的重要的礼数。但头人想错了，这个一向低眉顺眼的家伙在合适的时候提出了接受这个女人的条件：“要这女人可以。那我要自己的地。”

“地？！难道你替我做事，而我作为主子没有给你吃喝吗？难道不是看着你可怜才给你找来一个同族的女人吗？”

他提出这样的条件，使一心以为自己是个好主子的头人感到了委屈。

但他第一次显出他的坚定：“反正没有土地就不能要女人。”

头人也接受这样的道理，却没有现成的地可以给他。

“我不要你给我，我只要你答应我开荒，开出自己的地来。”

头人哈哈大笑。

“我还要一座房子。”

头人说：“我既然给了你一个女人，当然也会给你一座

房子。”当然，给下人的房子低矮窄小，跟机村其他那些高大气派的寨楼无法相比。但是，一个马夫，还能幻想些什么呢？

驼子庄重地说：“不，我是说我会自己造一所房子。”

这时候的驼子模样已经不太像是下人了。他发胖了。侍弄十几匹马，实在是一件轻松的事，大多数时候，他闲着无事，吃得也不坏，就只好长肉了。要不是伤口的疼痛时时来折磨他，他都能胖得像个老爷了。

头人看看天，又看看激动得脸孔一片潮红的他，说：“妈的，好吧，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驼子立即就开始行动了。

冬天，他砍掉一丛丛的灌木，堆积起来。大地解冻的时候，他就放起一把大火，把这些灌木烧成一片灰烬。他挥动着一把沉重的锄头，一整天一整天地开垦土地。他不是个身体强壮的人。但不管刮风下雨，他都会下到地里，有些吃力地挥动着锄头，翻开那些黑油油的森林黑土。黑土松软而肥沃，下面盘曲纠结的树根却太难对付。与这些树根的搏斗使他变得黝黑而消瘦。他本不是个坚强的人，春天正是他伤口容易发作的时候，要在过去，他早就躺在马棚边的干草堆里哼哼唧唧地自怨自怜了。但现在，不管伤口肿胀

成了什么样子，他手里的活却并不停下。他咬牙挥动着锄头，把深埋土中盘曲的树根刨出来，用斧子砍断。一边砍，还一边哼哼，那痛苦的呻吟中，未尝没有包含着一些快意的成分。

有人开玩笑说：“驼子有了女人，学会像女人一样哼哼了。”

就这样，他居然赶在播种之前，开出了一块地。播种时节到了，他没有耕牛也没有犁杖，在他第一次播种时，他只有女人和麦种。

驼子用锄头在地里刨出一条浅沟，他的女人相跟着，弯着腰从手指缝间，把麦种细细地撒播到沟里。他们播完了一条沟。他又开了一条沟，开这条沟时，刨出的浮土正好把上一条沟的麦种薄薄地盖住。他们又播了一条沟。突然，他双腿一软，跪在松软肥沃的潮润黑土中，放声哭了起来。他哭道：“老天爷，这么肥的土，这么肥的土啊！”

女人怜惜地抱住他的头，他就把头埋在了女人的两腿之间，他又很放任地哭了一阵，他仰起脸来，眼窝里蓄满了泪水：“我参加红军是为了土地，他们说要分地给穷人。要早知道这里有这么多地，我就自己找来了。那样就不用打仗受伤，遭这份大罪了。”

这个女人倒是有点男人气的，眼睛只是浅浅地湿了一下，

说：“这不就有自己的地了吗？”

他还把头人请到地头。

头人说：“啊，真开出一块地了。”

“我要你保证这是我的，而不是别人的地。”

驼子说话从来没有这么斩钉截铁过。头人看看他，再看他，看见他眼睛里甚至放出了从未有过的凶狠的光芒。

头人挥起鞭子，重重地抽了他一下，说：“妈的，这个地面上的事情，还不是老子说了算吗？”

鞭子抽在身上火辣辣地痛，但驼子破天荒没有因为疼痛而哼哼，他跪下去，趴在地上，说：“我，还有你赐我的女人，感谢主子的厚恩。”

爬起来，又拿起锄头，继续和女人一起播种了。

播完种，他休息了一段时间。据说，也是这段时间，他才真正接受了头人赐他的女人，让女人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青青麦苗出土的时候，机村人看到，每天驼子一侍弄完主子的牲口，马上就扛着锄头下到地里去了。他以刚刚播种的麦地为起点，继续开垦。

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过冬的布谷鸟又飞回来了，暮春深密的树荫深处，传来了它们悠长的叫声。

咕——啾！

咕——嘟！

机村人相信，每年第一次听到布谷鸟叫时，你在干什么，那么，在这一年里，你几乎都会一直干这件事情。如果这时你心情不错，那么，这一年你也会过得很好。

因此，过路的人说：“驼子，这一年你会很辛苦啊。”

驼子直起腰来，脸上挂满了汗水，把手放在额头上，遮住阳光，望着站在坡上边那个身影答道：“可是我的心情很好啊！”

“驼子啊，你的主子心肠好，给你饭吃，给你衣穿，你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啊？”

驼子往手心里吐口唾沫，又握住锄头挥动起来。每一锄下去，都有新鲜的黑土翻涌起来，同时，一股肥沃土壤才有的醉人气息也同时涌起。那个人影走远了，听不见了。驼子才直起腰来，说：“我想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土地。”

夏天，又一块地开出来了，这时，再种麦子已经来不及了。女人提议种一些蔬菜。此前，机村人种植的蔬菜最多不超过五种。女人还说，要种这里没有的蔬菜。女人居然拿出了番茄和莴笋的种子。驼子大感吃惊，女人说：“驼子，我也跟你一样是苦命人，我没有想过来这里享福，我是来跟你一起吃苦过日子的。”

驼子伸出手，怜惜地抚摸女人的脸，这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的女人有这样亲昵的举动。虽然女人肚子里已经有了他的孩子，但这是他第一次抚摸她的脸。女人笑了，但眼里的泪水唰唰地落下。

驼子说：“不要伤心，庄稼人，地就是命，有了地，就什么都有了！”

一向坚强的女人这时却多愁善感起来：“驼子啊，我给你多生几个儿子，他们大了，你就是老太爷，让他们种地开荒！”

这个前景让驼子幸福地沉醉了：“天呀，这么宽的地方，你就是生一百个儿子也有开不完的地啊！”

当他老婆肚子大起来的时候，红红的番茄挂在了藤蔓之上。他老婆腆着肚子，走到每一家人面前，从撩起的围裙里拿出红彤彤的番茄，放上几个。这种果子真比秋天结出的苹果还要好看。她说：“请乡亲们尝个鲜，多谢你们，多谢你们了！”

她走出院门的时候，背后就有人夸她，说：“她男人闷声不响，这女人倒是个热心肠哪！”

骆氏都走出去一段了，又反身回来，说：“要是大家喜欢，就来我家取种子，让驼子教你们怎么侍弄吧。”

机村人尝了番茄，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但没有人想到去要种子，要试着自己播种一些，他们的土地是土司的。村里的头人也不过是替土司代管，到时收取佃粮与税银罢了。没有人想过自己开出一块地来，种一些骆氏带来的那些新鲜的东西。

还有人替驼子担心，说：“你不要再开地了，你再开，土司就要不干了。”

驼子很可惜地说：“这么多的地，就是再活十辈子也开不完啊！”

说这话的时候，哪里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三十年，机村会没有足够的土地，而且有的土地也打不出足够的粮食，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出路了。

也没有人想到驼子有一天会一字一顿地告诉机村的乡亲们他的大名：林，登，全！